

东方的觉醒

—— 陈序经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

陈传汉 詹尊沂 陈赞日 主编

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东方的觉醒

——陈序经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

主编 陈传汉 詹尊沂 陈赞日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的觉醒/陈传汉 詹尊沂 陈赞日 主编

(当代论丛/颜东主编)

ISBN 7-5634-1229-8

I 东… II 陈… III 当代… 教育研究—中国—文选

IV .C632.D-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8588 号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边市公园路 105 号 邮编 133002)

广州市赤岗华侨电脑排印厂印刷

字数:30 万字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 印数 1—100 0 册 插页 2

2000 年 8 月第一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全十册)245.00 元,(本册)15.00 元

参加陈序经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专家留影



序 言

1999年12月2至4日,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主持召开了陈序经学术研讨会,会后又将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这是一件促进陈序经学术思想研究的有益工作。林英会长嘱我写几句话,盛情难却。

陈序经先生出身于海南一个华侨家庭,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先后在岭南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等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学术研究和领导工作,是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

陈序经把一生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以渊博的知识,教书育人,奖掖后进,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高校领导管理岗位上,他勇于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强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视和尊重人才,善于团结关心知识分子;努力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陈序经先生重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几十年如一日地不辍耕耘,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都有骄人的建树,形成了一大批学术著作,特别是晚年致力于东南亚古代史与我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成果之巨,影响之大,足以构成一座文化的丰碑。

陈序经先生的治学精神堪为后人楷模。他勤奋执著,有一股子韧劲,不唯上,不唯书,不自满,尊重事实,服膺真理,勇于独立思考和创新,敢于探究前人或同辈人所未涉及的学术领域。同时,他强调社会调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努力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表现出我国学者的优秀治学精神。

陈序经先生生于中华民族的苦难时代。他和所有同辈知识分子一样,忧国忧民,关切民族命运,有着鲜明的爱憎与信义操守。他达观澹然,狷介刚直,不阿曲以求荣,临大节不辱志,不曾为自己有过的坎坷经历而怨天尤人,也没有因为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而稍

减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念,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知和价值追求。陈序经先生含冤去世几十年后仍然为人们所怀念,不仅是因其斐然的学术成就,他那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99年12月,我有幸参加了在海南省文昌市召开的陈序经学术思想研讨会。来自海内外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从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诸方面,广泛研讨陈序经的学术思想和精神风范,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切磋讨论,各抒己见,表现了健康严谨的学术风气。与会专家学者重视研讨陈序经学术思想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及推动社会精神文明的现实意义,为陈序经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从以往的思想命题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新的历史契机又会启迪我们去思考那些过去来不及消化或者未能全面消化的思想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展陈序经学术思想研究是必要的。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重视和倡导对海南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是令人感佩的。

陈序经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先后在南开大学工作十四五年时间,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及教务长、副校长等职。作为后来人,我未能亲炙陈先生的教诲,但我是在张伯苓、陈序经等老一辈教育家开创的南开大学学习、生活的,我在经济研究所执教,或在学校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经历,也是与陈序经先生多有相同的。也正因如此,我把谨承林英会长之命为“文集”写几句话,当作义不容辞的义务。我相信,“文集”的出版必将对陈序经研究工作起到促进作用。预祝陈序经研究取得更多的硕果!

逢锦聚

2000年5月于南开大学

(作者系南开大学副校长、博导)

目 录

陈序经治学简述	陈其津(1)
陈序经——海南一代学人	周伟民(19)
爱国、勤奋、正直的学者	梁吉生(35)
陈序经：在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	陈家琪(44)
那一代人	陆键东(53)
陈序经治学思想的探讨	王中柱(76)
陈序经社会学思想及其乡村建设理论探略	黄良丰(83)
文化研究的新动向	魏维贤(88)
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的陈序经校长	端木正(90)
陈序经与南开大学	逢锦聚 梁吉生(92)
陈序经对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贡献	马兴中(105)
陈序经先生与海南师专	李光邦(111)
教育事业的先驱者	
——读陈序经《大学教育论文集》	陈合宜(115)
中国教育要现代化	
——读陈序经《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一文	陈学孔(124)
杰出的教育家陈序经	朱逸辉(127)
《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序言	端木正(130)
陈序经教授对东南亚古史研究的贡献	余定邦(132)
读《东南亚古史》杂感	程昭星(138)
陈序经先生笔下的马来古史	杨冠雄(148)
陈序经的林邑研究	符玉川(152)

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

- 越南史料初辑释解 黄循英(166)

陈序经先生“全盘西化”文化观的评析 林家有(175)

理解与启发

- 《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读后 云逢鹤(184)

陈序经的文化观与“西化”论 郑心伶(194)

陈序经外张的“西化”和内敛的传统 寒山碧(200)

反省“全盘西化”论 唐玲玲(209)

对陈序经文化观几个问题的述评

- 读《中国文化的出路》 陈传汉(219)

陈序经教授的学术成就 徐善福 李婵英(230)

陈序经“全盘西化论”之我见 王连清(240)

全盘西化:急进的现代化之梦 李 杨(244)

陈序经先生的文化学理论与全盘西化论

- 对《文化学概观》的分析 赵立彬(250)

浅谈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 程儒参(266)

从中西妇女观的比较中看陈序经先生“西化论”的进步性

..... 林孟娟(273)

陈序经“全盘西化”论述评 张介文(280)

从现代化进程看陈序经“全盘西化论” 张 帆(301)

论陈序经的文化思想 郑朝波(311)

试析陈序经“全盘西化”观的理论基础 张太原(335)

重评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 黄保真(352)

一个爱国学者的人文关怀

- 陈序经文化思想片论 王裕秋 王春煜(377)

陈序经与《中国文化之出路》 陈学炳(392)

忆父亲的点滴生活	陈曼仙(395)
忆念父亲陈序经	陈夏仙(398)
缅怀父亲陈序经	陈渝仙(410)
追念与随想	
——我所知道的陈序经先生	周廷婉(413)

附 录

陈序经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林 英(421)
在陈序经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陈玉益(423)
跃上了一个较高的台阶	
——在陈序经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小结发言	王春煜(425)
《陈序经研究资料集》前言	王会均(432)
后记	(438)

陈序经治学简述

陈其津

陈序经一生从事治学，他的学术研究涉及领域很广。如端木正先生在《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的序言中所述：“陈序经先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大师。”“凡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民族学，无不精审，且每多独到之见。”

本文主要介绍他自 1931—1948 年间有关文化学、社会学及教育学这三方面的学术活动。在这段期间，他曾就中国的文化问题、乡村建设问题及教育问题，在全国引发了三场大争论。人们可能对当年文化问题大论战了解较多。然而，他在乡村建设及教育方面的论著，及引发的争论，也有重要意义。他在这些方面的论述，有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文化学方面

文化学论著是陈序经撰写内容最多的论著，也是他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论著。其中又以他的《文化学系统》为最完整系统的著作。《文化学系统》共 20 册，每册平均 10 万言。有关这 20 册的论题可参看附录 I。

我认为文化学系统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原因是，他根据对文化学系统的研究，建立了“文化学”这一门独立的、自成系统的科学学科。并首次在大学中作为一门课程而设。正如他自己所说，“应用这个名词而作为一种课程的，在中国大学里固是没有听见，在欧美大学里也是没有听见。虽则这个名词在应用上历史固为很久远，而流行也相当普遍。”

他不仅把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的文化进行了研究比较，

而且他对文化学建立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也就是《文化学系统》中的前四册、《文化学概观》。德国汉学家 Klaus Birk 在他的《现代化与西化》一书中指出:“陈序经对各种西方文化理论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然而,他并没无保留地接受这些理论中的任何一个。陈序经是梁漱溟之后中国第一个可以将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和对其他立场的批评建立在自己的、相当系统的文化理论基础上的。”

在他的文化学论著中,最有争议的,就是他的“全盘西化论”。1933年,广东省当局实行祀孔,有复古的趋向。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胡体乾先生乃发起中国文化问题的演讲会。

1933年12月29日晚,陈序经应邀在中山大学的礼堂作了主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在该文的开头,他说道:“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想着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从文化着手…。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要为它寻找一条出路。关于中国文化的主张,大约可分作下列三派:

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文化的;

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

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

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

他的这篇讲稿在1934年1月15日《民国日报》发表后,引起了一场很为剧烈的争论。到了1935年1月10日,《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署名的文章《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此文一出,更是在全国引起了新一轮文化问题的辩论高潮。这个宣言又称“十教授宣言”。

冯友兰先生曾指出:

“这个‘宣言’是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上所要说的,只有三个字:‘不盲从’。不盲从什么呢?不要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俄为师’”。

西化论者之一的卢观伟先生就曾写道^[1]：“我们的理论就是‘全盘西化’可以包括苏俄，包括社会主义……。”人们不太了解 30 年代的全盘西化论是把社会主义文化包括在内的。而这点大概是宣言要针对的内容之一吧，怕全盘西化会化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或民主化。

当年反对全盘西化论最为剧烈者之一的张謇是“经济史观”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观点是：“文化是经济所决定”。然而包括陈序经在内的一些文化学者，他们则认为经济只是文化内容的一个方面。人们把文化分为七八以至十多个方面不等，（如分为科学、宗教、教育……）。

陈序经在 1935 年曾撰写了一本书稿《全盘西化论》，这是他当年唯一全面系统的论述全盘西化论书稿。在此之前，他所发表的有关文章都是为文化问题争论而写的。该书稿曾打算于 1937 年由天津大公报付印，后因七七事变而至今未能出版，然而，该书稿经历变幻还是完整保存了下来。本文的附录Ⅱ简要介绍该书稿内容。

自改革开放后，国内已有学者对陈序经的文化学论著进行研究。最早的是 80 年代初，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教授的研究生杨深博士研究他的文化学论著，并编了《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一书。该书是汤一介教授主编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第一批四本论集之一。90 年代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汉国的研究生张太原亦研究他的文化学思想。张太原的论文题目是：《论陈序经“全盘西化”观的理论基础》。朱汉国教授还主编《二十世纪思想家评传》丛书，也拟把陈序经的评传列入。此外，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承柏的研究生也拟研究陈序经的文化观。还有其他学者论及他的文化观。就不赘述了。

在国外，据我所知，德国汉学家 Klaus Birk 写了《现代化与西化》一书，该书附标题是：中国 30 年代中期关于“全盘西化”问题的

一场论战。1991 年用德文出版,由马川于 1992 年译成中文出版。klaus Birk 提到事隔四分一个世纪,即 1962 在台湾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中西文化论战。

虽然陈序经的文化学论著主要集中在东西文化观方面。但是他对南北文化,特别是西南文化也给予相当重视。他在《研究西南文化的意义》(社会学讯第七期,1948 年 4 月 20 日)中说道:“20 年来,我无时不注意西南文化的研究。”“西南文化为什么值得我们这样深切的注意?我常常认为,西南是西方文化输入最早的地方,是新文化的策源地;西南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最迟的地方,是固有文化的保留所。在从另一方面看,西南民族极为繁复,若干文化还保存着原始文化的特征,西南文化又可说是原始文化的博览会。因为有了这几方面的特色,西南在中国文化史而至一般文化学的研究上,就有着重大的意义。”

事实上,他在 30 年代初,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时候,就已向岭大建议成立西南研究所,其后岭南大学也就成立了西南研究所。可见他很早就已注意对西南文化的研究,他在 40 年代初完成的《文化学系统》中也包括了《南北文化观》。并于 1964 年夏亲自到云南西双版纳考察,并撰写了有关“历史”的书稿,该书稿也于九十年代初正式出版。抗战八年间,他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经常在云南、贵州及四川之间往返,使他对西南文化有较深广的了解。

社会学方面

社会学是陈序经在 1949 年以前主要讲授的课题之一。在这方面著作有:《社会学的起源》^[2]、《蛋民的研究》^[3]、《乡村建设运动》^[4]等。从广义来说,他有关南洋,即东南亚的著作,也可归类到社会学、如《南洋与中国》,《暹罗与中国》等等。

在这里,主要谈一下他的乡村建设运动论著及由此引起国内的一场大争论。1936 年 4 月,他在“独立评论”第 196 号发表了一

篇文章：《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此文发表后，即引起了一场有关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论战。

从1926年左右开始到1935年这段时间。国内很多人极力提倡以农立国。乡村建设运动蔓延全国。不仅很多人理论上提倡，也有很多人作乡村实际工作，成立乡村试验区。

陈序经在《乡村建设的途径》一文中概括了以农立国者的立场：

“一般提倡乡村建设的人们，都以为中国自来是以农立国，所以今后的中国，还是以农立国。他们提倡的乡村建设运动，也可以说就是农村建设运动，因而他们逐成为农本主义的推动者。在积极方面，他们主张以农为本，在消极方面，他们是反对工业的发展，反对都市的发达。作农人，这是他们的口号，下农村，这是他们的呐喊。梁漱溟先生固是这样的大声疾呼。其他的一般从事于乡村建设运动的人们，也是这样极力唱随。梁漱溟还以为我们的工业太过落后，假使我们与欧美日本各国在工业化上去赛跑，结果人家走十步，我们只能走一步，这样的比赛下去，我们终必落后，所以我们只能以农方面去发展，中国才有出路。

陈序经批评了以农立国的理论的根本错误：

“因为目前工业落后不得不主张以农立国是自暴自弃。”

“一般提倡乡村建设的人们，大都是一般回恋于复古的人物，欲以‘以农立国’，‘死不出乡’的传统思想，以应付现代化的世界，这是愚妄，这是幻想。”

乡村建设运动者，忘记了世界是一个向现代化变的世界，现代化的农业，农业的发展，有赖于高度的工业化。他指出：

“农耕之需要机器，以至农田肥料之依赖于新式化学工业，都可见得工业之于农业的关系的密切。农村或乡村的建设，主要固是要看农业是否发达，可是农业的能否发达，又要看工业的是否发达。”

陈序经还指出：

“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住在乡村，乡村在我国所占的地位的重要，是无可疑的。”

“至于乡村建设的前途，究竟如何，主要的，要看我们对于乡村建设的理论是否健全，要看我们对于乡村建设的方法，是否妥善。”

他提出，今后的乡村建设应该是：

“以工业为前提，以都市为起点。”

他的理由是：“原来我国人口众多，而土地过少…，土地的面积即已很不够用，而人口是逐渐增加的，假使我们只靠农业以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必要极力去发展工业，以吸收农村的过剩人口。”

“总而言之，我们的意见是：这种乡村建设工作，最好是以都市为起点，先从都市左近的乡村下手，尽量利用都市中的行政机构，如公务局，公安局，卫生局，教育局等等放大工作范围，…充分利用这些机构中的人才设备，以及都市中的其他人才设备，去帮忙其左近的乡村的各种工作，…逐渐的放大其范围。”

以农立国倡议者们把世界看成静止的，中国似乎可以安然孤立地进行乡村建设。然而七七事变，给这运动一个很大的打击教训。面对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烧杀抢掠，我们用锄头大刀去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行吗？没有工业化行吗？除非甘当亡国奴，否则日寇让我们日出而耕日落而息过世外桃源的生活吗？

从今天来看，他当年有关农村建设的见解是对的。今天农村发展的道路也是他当年指出的那样。在不断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大量的过剩人口，一方面靠乡镇企业吸收，一方面流向全国工业化程度高的大城市和地区。还有部分农村人口则从事商品流通的工作。即经商。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的城市更是不断扩展，甚至刻意制造一些新城市，这样，大量的人才人口更是流向城市。当今

的大学生毕业后,有几个愿去农村工作,即使愿去,一些农村也养不起他们。所以他提出以都市为起点,利用都市的人才设备…,也不无道理。

他有关东南亚著作,对二战前后那里华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前途地位给与很大的关注。当今,东南亚某些国家的排华现象,说明了他当年的关注、预见是有道理的。

教育学方面

陈序经一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他有关教学方面的主要论文收集在《大学教育论文集》^[5]。下面简要介绍他先后两次发表论文在国内引起了两场有关教育问题的辩论,一次是在 1932 年,另一次是在 1947 年。

在 30 年代初教育问题的争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教育中国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二是大学教育方针的问题。前者涉及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农村化,后者涉及大学与职业教育的问题。

教育中国化和农村化的提出,是 30 年代初有人认为:“中国新的教育最初是抄袭日本…,后来模仿法国…,近三四年他们觉悟纯粹抄袭的错误,而提倡中国化的教育…”。而徐旭生则提出中国教育要农村化。

针对教育中国化和农村化的言论,陈序经在 1932 年 5 月 12 日发表了《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一文。在这文章中他指出:

“平心来说,从数十年的新教育史上看去,新教育并非完全没有成绩,他不过是进步太缓慢了。当然可以说这么迟的进步,是不能够适应我们的需要是一种失败,但是与其说这种失败是由于教育之不能完全和彻底中国化,还不如说是由于教育之不能完全和彻底现代化。”

“我们已经说过,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教育的彻底现代化,当然是和全部文化的彻底现代化有很密切的关系。”

“照我们的见解,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

他上述见解一是说明了中国要现代化,教育首先要现代化。就如当今人们提科技或科教兴国,试问由谁来兴科技,又从何兴起呢?显然首先要兴现代化教育。另一点就是他提出的全盘西化实质是要现代化。这一点在附录 II 中有简要介绍。一些学者,如杨深博士,已故前《文艺研究》主持人林元先生,以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正宪先生等都有同样看法。

教育争论的第二个问题,即大学教育方针的争论,其起因如下。

在 1932 年 5 月 19 日,当时广州市的教育专家们曾在中山大学举行了一次教育会议,讨论各种重要教育问题,讨论的内容之一,即第一条议决案:

“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

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在广州《民国日报》1932 年 5 月 21 日教育新闻专栏有报道。当时支持上述议案者,有中山大学校长邹海滨及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

陈序经主要反对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并不反对多设职业学校。为此,他在 1932 年 5 月 26 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他在该文指出:

“应当先了解什么是大学教育?什么是职业教育?以及二者关系如何。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参加十九日教育会议的教育专家,老实说是误解了这二种教育,他们简直是把二件东西弄得太不清楚了,所以才有上面举出第一条的议决案。原来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在乎应用,而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在求知。所以以研习某种技艺以维持目前生活,与专为学问而研究学问,显然有不同地方。”

“为讲求知识,研究学问而要受大学教育。这对温饱未有解决